

骨科同門 協力拔苦

印尼日惹震災義診後記

文 / 歐承昌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骨科醫師

位於印尼中爪哇日惹地區，五月二十七日發生芮氏規模六點二的強烈地震，造成五千多人喪生，一萬餘人輕重傷。慈濟醫療團隊於五月三十一日早上八時啓程前往，進行賑災。團員共有二十六人，我有幸身爲其中一員。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到達日惹災區，見到市區附近建築尚稱完整，但於晚間八時許進入班圖的聖諾巴地醫院時，只見醫院走廊擠滿傷患，其中絕大多數是骨折的患者，因缺乏制式的骨骼牽引工具，只得以保持瓶裝滿水及繩索充當臨時之牽引工具，以減輕傷者疼痛。我與同是來自花蓮總院骨科的鄭世通醫師、大林慈院骨科的簡瑞騰主任、新店慈院骨科林坤輝醫師，以從臺灣所攜帶的簡便骨科器械及骨材，立即投入手術工作。一直到凌晨二時許，才將兩位病患，共五處骨折處理圓滿，其中經歷了缺乏電動骨鑽而需使用手搖鑽代替、及器械缺乏的種種艱難，所幸在大家的集思廣益下，一一地克服了，回到住宿地點時，已是清晨



三時多了。根據領隊簡守信副院長陳述，這是慈濟醫療團隊從事國際義診及賑災以來，首次進行如此複雜而主要的手術。

六月一日一早六點多便起床，整裝前往日惹中央醫院勘查受傷災民的狀況，在慈濟印尼分會的師兄師姊們全力協助下，將原本棄置的婦科診療室，裝上冷氣、換上新的診療床，經過我們一番清潔打掃，一間克難的開刀房誕生了，而不足的器械及骨材，也在印尼分會師兄師姊的緊急採購下補齊。我與林坤輝醫師負責中央醫院骨折患者的手術治療，爲了使手術得以順利進行，術前我們兩人會先分工進行術前



患者訪視及X光片的判讀。自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於中央醫院共進行了多次的手術，並在花蓮慈院整形外科孫宗伯醫師及大林慈院一般外科徐大聞主治醫師的大力協助下，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圓滿的完成手術。

印尼日惹災區的醫療資源十分匱乏，缺乏收容大量災民之場所。患者四散於醫院走廊及臨時搭建之帳篷內，令人望之鼻酸，但居民仍十分知足樂觀；反觀臺灣的人民有充足及先進的醫療設備，我們實應知恩惜福，不應無端的浪費。

日惹市郊區之房屋多為以泥土曬乾搭建的，其抗震強度不足，且地震發生於清晨，居民來不及逃生，方造成慘重的傷亡。

本次第一梯日惹團的骨科醫師雖來自不同院區，但皆是出身於總院骨科的

「同門師兄弟」，在陳英和名譽院長及于載九主任的英明領導與指導之下，本著實事求是，救人為先的精神，幸有平日精確嚴格的訓練，所以遇到災區的傷患，便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醫治病苦。

而且目睹各科的主治醫師放下身段合作無間，充分的給予骨科協助，使手術得以順利進行，當然護理人員更是功不可沒。

而大林慈院簡守信副院長真的是領導有方，我們於中央醫院手術中，他時刻守候於手術室內，使外科手術團隊得以安心地完成手術。

感恩印尼分會素美、寶琴、涼妹、韻珠師姊們，再源、榮年師兄們，及來自臺灣的志工師兄師姊們，費心提供良好的食宿、後勤支援及翻譯，使得整個賑災義診得以圓滿達成。



愛日惹的孩子

談日惹義診所見所聞

文 / 朱紹盈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小兒科醫師

Dear 謙謙和妹妹：

才出發就好想念你們哦，妹妹一定每天晚上都會哭著告訴爸爸「我好想念媽媽」，然後一定會得到爸爸的抱抱吧！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在印尼爪哇島中部發生了很強的地震，所有的房子都倒塌了，很多人受傷、骨折和往生，新聞說很多醫院也都倒了，剩下來的醫院外面擠滿了很多很多的病人，沒有醫生可以幫助他們。全世界的慈濟人都在替他們擔心，想盡了辦法要幫助他們。

帶著你們的愛，去愛日惹的孩子

我們坐華航的飛機先飛到雅加達，再轉機到爪哇省的日惹市，路途非常遙遠，媽媽好幾次都快吐出來了。一下飛機遇到Evelyne的爸爸（鄭敬楓醫師）後不舒服都消失了，因為Evelyne的爸爸告訴我有許多可憐的孩子，臉上都沒有笑容，他說送小朋友糖果會有很大的幫助，幸好媽媽在百忙中把你們所有的糖果和餅乾都帶來了。

沿途都會遇到很多印尼人跟我們說 Thank you ! Thank you ! 他們都知道我



們是來自台灣，來幫助他們的，也有金髮碧眼的人向我們豎大姆哥，好有榮譽感呢！一身藍天白雲的責任可是很大的，為維持慈濟人和台灣人的形像，媽媽的坐姿、站姿、和吃相都要跟謙謙再學習呢！

到達的第一天晚上就開會，第一團的領隊是慈濟大林醫院的簡副院長，他特別留下來交班待完成的救災與義診的事項，媽媽真的很佩服他的領導能力

與當地的人醫會及志工們動員的能力、分工的細膩與規劃的完善，思路非常的清楚，我們只要依循著他們的模式與方向，事情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宗教處明山師兄分享，為了解決開刀器械不足的問題，台灣許多外科及骨科醫師早就有先見之明主動地自己背著很重的儀器就來義診了，新加坡政府則用Fedex快捷隔天就把數十箱很重的開刀器械快捷寄到支援醫師手上，效率真令人刮目相看。也有開刀房的護士阿姨告訴媽媽，她隨時準備著自己習慣用的手術手套、小器械與各式藥品，媽媽看到的是大家為了幫助別人，真是「經驗老到」與「不擇手段」呀！

行動往診像移動城堡

第二天媽媽要帶著一小隊的醫護人員去往診，往診就是主動到病人家去替他看病，我們又叫mobile clinic (移動式的醫院)，有點像「霍爾的移動城堡」那部影片，會到處走動的機器城堡裡所有設備都很齊全。從市區往最嚴重的災區大約需要一個小時的車程，沿路都是全倒或半倒的房屋，許多村莊都是整村整村數百棟房子全都倒了，遍地殘瓦碎片，農作物似乎都還好，家禽家畜仍到處可見。

因為有水井所以災區並不缺水只缺電，但對災民也沒有影響。倒是你們能





看到日惹的孩子光著腳丫子在泥土、碎磚塊中玩耍，天真無邪的眼睛，燦爛的笑容，好像住在幽幽森林裡的小天使。

想像沒有電的生活嗎？(謙謙一定馬上去把手電筒和蠟燭找出來了對吧！)媽媽也看得出來房屋蓋得不夠牢固是倒塌的致命傷，他們蓋房子的方式極度需要改變，像我們住在地震頻繁的花蓮，所有住家或大樓都有不同規格的要求，防震的標準很嚴格，否則就不能住哦！

豁達的災民 天真的孩子

每天往診時，都會看到災民對我們的歡迎，他們都非常善良，皮膚黝黑，澄清的眼睛露出感激的眼神與靦腆的笑容，沒有看到哀戚，似乎都是逆來順受默默的忍耐著，也許他們已經走過來了，也許親人都還在，倒的只是身外物，不值得傷悲，這樣豁達的心胸是值

得我們學習的。生病的人不算少，就媽媽所知如果沒有醫師去，村民大都沒有能力出外看病，一切都要看老天爺了。當然求診的病患都是以輕微外傷為主，即使少部份病人合併傷口細菌的感染，也都不嚴重，只是缺抗生素（把細菌打敗的武器）而已，重傷的病人已被送至醫院等著開刀了。最要感謝的是村裡那些小偵探們會主動跑出來告訴我們往前轉幾彎又有一家的阿媽躺在床上需要幫忙，我們當然義不容辭的再度出擊了。

媽媽遇到一位老太太，幾乎都生活在山中，不知道自己幾歲，一生當中除了生產時去過一次醫院之外，媽媽大概是她遇到的第二個醫師呢！

和媽媽當初想像不同的是，因為地

大、天氣炎熱、沒有人擠人居住在一起、廁所也很乾淨，所以沒有感冒和拉肚子的大流行。但是也有人因為洗了被黃泥砂污染的水後長疹子來求診的。孩童普遍都有營養不良與不均衡的現象，他們的主食最多只是米飯和一點點菜而已，果真印證了世界衛生組織（以後媽媽再帶你們一起認識）所說，全世界孩童最大的死亡原因是營養不良和拉肚子造成的脫水。往診第三天才看到兩三個急性腸胃炎(拉肚子)的病童，所以隔天的備藥就要多增加電解水了！許多災民把很簡陋的帳篷搭在半倒房屋的旁邊，媽媽真替他們擔心，萬一有較大的餘震時，可能會有另一波的傷情會出現呢！災區到處都可以看到小頂小頂的帳篷，但是大家都沒有像在台灣搭帳篷露營時的愉快心情！



小朋友都很可愛，好像都沒有發生過地震一樣。天真無邪的眼睛，兩排睫毛眨呀眨的，燦爛的笑容卻有些靦腆，黝黑的皮膚閃亮著，好像住在幽幽森林裡的小天使。許多孩子都是光著腳丫子在泥土裡、砂礫裡尤其地震後的碎磚塊裡玩耍，我們也有遇到在水溝裡開心游泳的姊妹，暑氣都全消哩，好羨慕他們的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外面的世界與生活，應該也是一種幸福吧！

日惹地球村 愛心匯聚

在災區裡看到許多國家來的救援團隊，法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NGO (無國界組織)、菲律賓、澳洲、世界衛生組織等等，就連台灣法鼓山的救援物資也寄到我們往診的Wonokromo小村子裡，不得不感佩大家的愛心呢。小小的日惹市，其實聚焦了全世界的關注與愛心，身為地球村的一員，你們長大後也應該學習這樣的精神。

災民們也沒有閒著，大家一條心開始整理家園，新蓋好的家也出現了，從牆壁的許多圖案可以看出他們是有藝術天份的民族，垃圾燃燒時的火煙裊裊在災區是一個很常見的景象呢。他村的村民也一車一車的開到災區伸出援手，有些村民家裡收留了數十位無家可歸的災民，互相幫忙的同胞愛非常令人敬佩。最困苦的時刻似乎已經過去了，災區裡

- 每天往診都會看到災民對我們的歡迎。生病的人不少，但若沒有醫生出現在村子裡，村民大都沒有能力出外看病的。

一樣有新人在帳篷裡結婚，一樣有小寶寶的誕生，媽媽就檢查過一個才一天大的「地震」寶寶呢，他很健康哦！

速寫志工身影

媽媽在義診團隊裡認識了許多特別的人物，例如：

有一位印尼的慈濟志工，坐了八個小時的火車來到災區，他叫陳兆佳，是華僑，會說華語、馬來語、爪哇語、印尼語及部份葡萄牙語。聽他介紹了不少印尼的歷史、人文及許多有趣的民情與風俗，車程的疲勞都不見了，你們找得到地圖當中的這許多國家嗎？靠著他的翻譯，媽媽和他合作愉快，替病人解決了許多問題呢。

吳尚稔醫師是個大胖胖，印尼的華僑，他們全家三代都是慈濟人，願意花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做善事不落人後。每天這位胖醫生都一肩扛起我們往診時的藥箱，滿身大汗的往災區跑，有時左右各掛一個塞滿藥的慈濟賑災包，中間再背一袋他自己準備的義診藥品，站在大太陽底下，就可以汗流滿地地馬上替病人看病了。

吳啓明師伯擔任總務，有著彌勒佛般的肚子(像忍者龜的龜殼一樣，只是背在前面而已)，笑口常開、熱心助人，聽說媽媽頭很痛，就送我一顆新疆進口至印尼爪哇的梨子，師伯說要在晚上吃頭痛才會好，你們相信嗎？其實媽媽的頭痛在接到梨子後就好了！

往診時，太陽實在太大了，曬得臉

與耳朵都很刺痛，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許多師伯們的藍衣服上都可以看到白色的鹽粒結晶呢！有一位陳信佑師兄，他的兩個耳朵尖尖的，聰明的樣子像精靈，他們家在台北是開米舖的，我們開他玩笑說他們家也應該兼賣鹽了，沒想到他說：「我家的確有賣鹽呀！」最佩服他的是一個大老闆竟能放下身段，在災區裡替我們搬重物、背水、提行李、當保鏢也兼陪災區小朋友摺紙愛心和玩遊戲，真是一位中年天使呢！

溫文儒雅的溫崇熙醫師是媽媽醫學院的學弟，很感佩他用心地傾聽病人用爪哇語所說的每一個字，他一定看著病人的眼睛，很尊重病人。利用相機他紀錄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像是母親在替生病孩子洗腳的慈愛，頭帶藍色頭巾、極度悲戚容顏的中年婦女，看了心都會碎。他雖然是外科醫師，心思卻是很細膩的。

骨科的吳坤佶醫師，在第三天義診時加入了我們團隊，身材高大，皮膚黝黑的他卻有著菩薩般的身影與輕柔的語調，媽媽注意到，看過他的病人都是帶著笑容離開的。有病人離開時，一直稱讚他並說要告知所有親戚朋友來看吳醫師，有這樣的同伴真是令人驕傲。

有一位當地的志工叫ARIE，她常握著病人的雙手，唱歌給他們聽，美妙的歌聲，常會讓人忘了災區裡的炎熱與苦難，而有在天堂一般的感覺。有一次吳醫師在馬路邊的帳篷裡替病人開刀，剛好經過了一群上學的小朋友，



台北慈院的外科護士徐意斐、陳曉嵐(圖左)活潑又有愛心，兩人在災區什麼都做。

ARIE和他們唱著一首又一首的歌，麻醉不足的疼痛都消失了，音樂真的讓病人安祥的完成了手術。

台北慈院來的兩位外科護士徐意斐和陳曉嵐活潑又有愛心，兩人一白一黑，孟不離焦，在災區裡她們什麼都做，感冒的意斐一看到病人又生龍活虎了。外科的經驗讓她們大展身手，真所謂術業有專攻，她們教了兒科的媽媽不少事呢！

李健群師兄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三合一志工（三合一就是拍照、錄影和文字記錄全部自己一個人完成），每天看著他背著很重的相機跟著我們，跑來跑去，記錄慈濟人的所作所為，晚上回到旅舍還要趕稿子、寫文章，真是辛苦。他說媽媽會是一個好媽媽，真希望你們也認為如此。

離開災區的最後一天，有一位爸爸用機車載了一個小朋友，帶著他所畫的畫送給我們，謝謝大家的幫忙。離開了印尼，心中還是有不捨。回到精舍向師公上人銷假時，他問我會不會心疼，媽媽的眼淚就流下來了，因為持續了許久的不捨與不忍終於崩潰了。師公會教過我們「前腳走，後腳放」，要有先把眼前的草除完的智慧，並保有原來的那一份初發心就好。媽媽也有覺悟到從印尼到全世界再回到台灣，人類所面臨的困難都是存在的，只是層次上的不同而已，需要用心去發覺。

也幸虧還有千千萬萬的慈濟人會再持續的關懷下去，希望印尼人民的困苦不要持續太久。



克難醫療播大愛

印尼日惹義診後記

文 / 吳坤佑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骨科醫師

是誰把日惹傷心的影子留下來？

傷心的影子 出現在日惹城南的黃昏
一顆心面對整村的難民
巡迴醫療？
還是一群背著藥箱的化緣郎中？
不分南北東西地投入
在大地摧殘後 殘瓦破牆的鄉野城外

夕陽灰紅的亂成細絲 抹在印度洋中的日落
走著 倒下來的牆塊鋪成漫無際的村道
慢慢 一陣一陣的灰塵漫滲入腦海裡
那是大地搖晃後仍然殘留的行為
這行為 或許已是過往雲煙
或許是那麼多的家破人亡
但大部份的時候我們無法回頭
只能將那很悲傷的影子留在日惹 鄉野的小村

戴著印尼式的黑絨帽
黝黑的愁容敘述著傷痛
把日惹傷心的影子留下
是最難做到的承諾

傷心的影子 發生在日惹城的黃昏
夕陽灰紅依然如細絲
抹在太平洋中的日落的花蓮
如何將傷心日惹城的黃昏的影子
向您訴說



南亞大海嘯後我曾到斯里蘭卡賑災，當時滿心以為世界在浩劫後應該會平安一陣子，大概三年內不會再發生重大災難了，不料無常卻來得這麼快！

克難開刀房因應萬變

四十年前，證嚴上人創辦了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我們在日惹義診中也落實了這樣的「克難精神」。

回想起一抵達日惹，我就進入開刀房

工作，當時心中的感受真是「要什麼沒什麼」。

骨科開刀一定要隨時對照X光片，可是在這裡的開刀房裡沒有看片箱，於是我們把片子放在玻璃窗上，透過烈陽竟也有不錯的看片效果。

在臺灣的開刀房裡，需要器械時只要把手伸出去，連頭都不必轉，助手馬上會遞來我們需要的東西；可是在這裡開刀，擔任助手的醫師也都忙得七手八腳，所以時常要自己去拿器械。有時開到一半發現燈光不行，沒有護士可以幫忙調整，醫師要脫掉手套、更換衣服，自己上去調燈光。

在災區申請血袋，要一天以上的時間才能領到，所以在開刀過程中是不可能輸血的。古時候「包丁氏解牛」順其關節就可以比較不會流血；而我們不但在手術中要盡量避免出血，手腳要快，時間更要縮至最短，因為開刀愈久會造成感染力愈高，但又不能急。

一切從簡的條件下，不禁發覺自己在台灣時為何那麼依靠止血帶和電刀呢？在這裡開完刀後沒有引流管可使用，也靠自己來發明——用針筒倒抽卡住，讓髒血滴下來，就不會造成骨髓炎。

縫合傷口也要惜福，在臺灣剩餘的線都直接丟掉，而這裡的各項醫療資源都很珍貴，因此這些線我們會撿起來消毒，然後再用在比較乾淨、比較不會感染的傷口處。

開完刀後的殘局怎麼辦？在臺灣我們丟下手套就可以離開，一切都有人會去

處理；可是在這裡我們要自己搬病人、撿血塊、收拾地上的廢棄物，然後才讓下一臺刀的病人進來。

不分資歷衆志同心

同行幾位非骨科的外科醫師，在各自的領域中可都是著名的大牌醫師，卻甘願為我們這些年資較淺的小醫師擔任助手，幫我們拉勾，這一點讓我好感恩。如果沒有他們，我不可能完成開刀的工作。

這一次的開刀經驗，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在不輸血、沒有引流管的情況下，病人術後竟然可以恢復得那麼好！前後二梯醫療團，在八天中總共開了四十二臺刀，每一臺都經過千挑萬選，



黝黑的愁容敘述著傷痛，在日惹處處有傷心的影子。心生慨歎的吳坤估將坐在亭下呆滯、久久不動的受傷老人的影像，留進他的手札裡。



有十足的把握才去做。

極克難的狀況下，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每一個人都發揮了多重功能，不停地做著很多事因而發展出新的技術，這真是一趟收穫豐富的學習之行。

膚慰捨己救子之痛

在醫院四周的帳篷區，人滿為患。小小的空間就擠了十名病患和家屬，而且其中有很多動彈不得的老人家。記得有位八十二歲的老爺爺，戴著黑色的印尼傳統帽子擠在裡頭，腳的傷口已潰爛，手也多處挫傷，而且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還有一位小男孩，我在為他動手術時，發現他才年僅九歲竟然就已經骨質疏鬆了，由此可知他是如何的營養不良啊！我趕緊請志工補充鈣片給他。

我也看到好多頭皮砸傷的病例，那是

父母親為了保護孩子，用自己的身體去抵擋傾倒的屋瓦，所留下的愛的見證。

有一位媽媽就是為了保護孩子，頭皮破了近六公分，右手手指也被壓碎了；頭皮的傷口雖然曾經接受縫合，但顯然處理技術不足，裡面又有瘀血而腫成一個大包，傷口就這樣爛了一個禮拜。我們輕柔地打開傷口，發現不僅血塊發出了惡臭，還有許多碎磚瓦，必須仔細清乾淨。

在處理時，止痛藥的藥效不夠，這位媽媽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很感恩當時印尼師姊擁有滿懷的愛心，她們為她轻柔地唱當地歌曲，剎那時這歌聲竟然展現了神奇的止痛效果。當時的我，感覺就像是「工作在雲端」，在柔和歌聲相伴下，每個人都很用心地付出。

接續看到一個個受傷的人，孤寂的老



爺爺、勇敢的母親、骨質疏鬆的孩子，一個個傷心的影子，映著日惹黃昏的夕陽。

無中生有的空降部隊

結束開刀房的工作後，接著兩天我們走出戶外，加入行動醫療站的服務行列，發現那又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下鄉去參加往診，我們就像是一支空降部隊，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卻被放在一片滿目瘡痍的災區。我們要自己想辦法去找一間沒有全倒的屋子立起帳棚，在十分鐘內設置好醫療站，分成六個問診處讓每一位醫師都來奉獻專長。在我們眼前，已經有兩、三百位病患等著要看診了。

烈日當空下，我們的動作必須迅速有效率，感恩慈院同仁們平常就訓練有

素，所以大家能在二小時內看完了二百零七位病人。

以敬天愛地之心耕耘

終究，我帶著不捨的心離開印尼。坐上飛機一攤開報紙，沒想到看到的又是臺灣民眾互相批評對立的新聞，心中實在無限感嘆。

印尼災區的居民儘管生活窮困，卻樂天知足。若不是發生這場重大的地震，讓他們頓時遭受極大的創傷，才會需要外界的援助。我們從台灣風塵僕僕趕去幫忙，其實帶回了滿滿的感恩與感動；誰知隨即又看到臺灣的動盪現況……

這幾年全球天災不斷，我們實在應該好好珍惜現在的所有，以敬天愛地之心，更努力耕耘福田。

